

史

記

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爲厲公而左傳厲公名

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

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

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

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

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爲齊

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正義曰陳湑公周敬王四十二年爲楚所

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

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齊姜母及桓

公病蔡人爲佗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
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相
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
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
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
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相公欲使爲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符免負擔君之患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
爲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
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孟元之奔齊齊桓公

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

穉是名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

夷字也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

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

故國號故改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索

陳字為田氏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犬

正昌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犬

夫樂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公厚之

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相子無字田

相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與

釐子正義曰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天其收也

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了茶徐廣曰一作粥子口索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常隱曰惠子名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茶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

素與乞歡宴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
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
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
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
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
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匡田乞家請
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
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田乞誣曰

吾與鮑叔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六景公之命

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

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

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正義曰音臺又

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

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監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

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

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

索隱曰言桓之來也萊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齊大夫

朝御鞅諫簡公

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曰田監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索隱曰齊系宗云于我少賈述

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大史誤耳

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

田豹事子我有籠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

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

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

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

將欲擊由常太史子餘曰田常莽敢

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問簡公怒怒將出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索隱曰需音須需音疑也田常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

於是擊于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

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也非九州之徐也簡公正義曰齊之西北界止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

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

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

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

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

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

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

徐費曰安平在

北海。索隱曰司馬冠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皆曰

安平徐廣說是在。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

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鄰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邪

正義曰琅邪在青州沂

密等州皆自爲田常封邑也。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

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

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

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

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

茲造子七十極以長亂事豈然哉蓋言其非實者也。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

徐廣曰盤一作盤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承

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

徐廣曰宣公之

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

索隱曰系本名伯

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鄉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明年伐

魯葛及安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

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陽陵故城在許州陽陵

西比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

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

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

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

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候

劉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

十八年取魯之邾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邾魯

孟邑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

是也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

十六里也宣公五十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

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

貸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士代反最音阻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

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

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

濁澤徐廣曰東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並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

內三十八

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
八年表及此註並誤 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

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

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

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

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

子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

而兼齊是為相侯而此系家不同也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

齊相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驪忌段干也如戰

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驪子田忌除廣

之謀戰國策又有張刃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

異故不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驪忌曰不若勿救段干

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若救之田曰思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思也

過矣

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栢

公曰善乃陰生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

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救燕國

取桑丘

正義曰拾地志云桑丘故城在揚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

家並云伐齊至六年救衛桓公卒

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卒

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

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

來伐我靈丘

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

靈丘皆二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

是蔚州

關

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

至博陵

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

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曰至然吾

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

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

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相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

趙攻甄

正義曰音綸即墨州甄城縣北台在即墨字一也。

子弗能救衛取薛陵

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比其其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

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

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

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

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

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

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

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弦以緩急爲清濁

琴緊其弦則清緩其弦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

之深徐廣曰以八持琴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

也。攬音已足反。醉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

與音釋與下文合字

並同諭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
音辭

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
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
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
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曰時也
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
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覓見之曰

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

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素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

謂若無失則身名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謂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

而不能運方穿

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

運轉言逆理及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

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

徐廣曰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

能傳合䟽鐻

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拊幹則拊昔音相近言作弓之

法以膠被昔幹而紉諸藥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鐻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督合而久亦不能常

傳合於蹠蹠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持拘以禮制法式音故下云請自於萬民也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

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

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

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

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

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卒曰齊稷下先生

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

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狂狂見騶忌淳于髡

之徒禮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解騶忌知之如應

響淳于髡等辭謝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

所以尚于髡莫所吝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

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繫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

是以聰明捷敏 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

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

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

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

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

男子美稱大夫比皆稱子盼子田盼也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為寇東取泗水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齊魯之比吾

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贊遠曰齊之比

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

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

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

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

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

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

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二從其計其後

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騶國策作公

騶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

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

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

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東阿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

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

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一年殺其君毋宣

王八年殺其王右然則夫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

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

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出因令人捕為之下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

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

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即與系家不同也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

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

魏趙不利戰於南梁

索隱曰晉大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大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

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

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

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

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

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都忌者王劭云此時都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

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橫稱都忌者蓋此說皆誤耳

孫子曰孫臏曰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云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

勝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

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

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

王於博望

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鄆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盟而去

徐廣曰表

云二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

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

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

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此時梁惠

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明年

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

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

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贊

下先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接子

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

地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

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

側稷者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

亦亦矣說也春秋傳曰言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子如齊盟于樓門是也

索隱曰系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

本名遂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

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

謂田軫曰且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

福不成亦爲福今者且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後也黃策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胸齊兵又進子

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

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

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

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

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

馮因搏

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

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

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

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

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正義曰屈丐楚將爲秦所敗今

更邀南割於楚名存三國實代三川而歸

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

索隱曰公謂陳軫

使秦制和謂秦

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正義曰施張說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說迫齊

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

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

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

兵有業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

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黃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

不欲與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

代謂陳蘇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蘇於秦韓皆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

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

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蘇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

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朕此其善於公而

觀故秦韓善陳蘇而惡張儀多取矣

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成

史記卷八十五 蘇秦列傳 第五十五

楚於重丘

徐廣曰表曰與蔡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

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

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

徐廣曰孟嘗君爲相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

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

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三十六

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

華東門

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爲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

章華之東有門門武甕門也

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

爲何如對曰王之間且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

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人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懼諸侯皆

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鉤然與秦為帝而天下

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

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濮

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

國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

陸梁門不開

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充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

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

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

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

新城陽晉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東比縣西北三十七里

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

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

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

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

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

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

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快者車轍也言專轍往還如結也戰國策作結軻伏式東

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

必圖魯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

出亡死於温正義曰懷州有温城也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

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

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

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秦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

楚頃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

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

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

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湣王之

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敫家庸太

史敫女竒法章狀貌以爲非怕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

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

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
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於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
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
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
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
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爲安平
君

君

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菑
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

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

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秦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

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

此時蘇秦死已久矣

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

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

正義曰此

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云則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爲扞蔽也

齒寒今日云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云國

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

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

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

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
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
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
齊齊王聽相右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

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

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右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
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
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右死右勝相齊多受
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
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

五國五國已云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
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嬖臣
賓客以云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許慎曰戰
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
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今在河內
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
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頓津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
子廢晏孺子鮑故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
公故云田氏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
比殺二君也

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焉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仁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柏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
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
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
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望人為教化
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
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
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黃曰陬音鷄孔安國曰陬孔

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魯之鄉邑昌平鄉之闕里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

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

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與地志云鄒城

西界闕里有不白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
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闕里中
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待鄉
面泗即此地按夫子生在邾長徒曲阜仍號闕里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

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

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

親書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

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厲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五里尼丘山東趾地里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

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旻氏旻氏生九女

其妾生孟皮孟皮病尼乃求階於顏氏微在從父命爲

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微在少非

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

八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

道通七四十九陰道通七

語云梁紇娶魯旻氏女年九女乃求婚爲顏氏

三女小女徵在據

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三下二

年而孔子生

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二月

十一月隔明年故誤也後亭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生而首上圩頂

索隱曰圩音烏

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竅也故孔子頂骨反字反字者若

室字之反中低而四傍高。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

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千室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

祭之地今名空竅在魯南山之空竅中無水當祭時洒

掃以告報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故因名曰丘云字仲

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

索隱曰家語云生

葬於防

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

防山在魯

東由是孔子疑其墓處母諱之也

索隱曰謂孔子少孤

不知其營地徵在并年適於梁紇無幾而楚死是少寡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

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

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

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

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弔父墓乃自殯其

月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緇引棺

就殯耶人正義曰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

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音預

陽虎以孔子少故辭之也陽虎繇曰季氏饗士非敢饗

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終而見不井之也今

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

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於危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

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

其

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

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公

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

三命茲益恭故鼎銘

云

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

杜預云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

杜預曰於是鼎中

是亦不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杜預曰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餬餬爲

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王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

七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齋子卒懿

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索隱曰主傳及系本跋

應更言魯人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

賦乃長嘗爲季氏史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料量

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片乎

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

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

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

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

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

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

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

索隱曰莊周財作軒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

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

送人以言曰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

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爲

人子爲人臣者毋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已爲

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

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

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

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

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辟行中正身舉五穀正義曰百里矣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

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

與卻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卻音右括地志云鬪雞臺

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得罪魯昭

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

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

丘故城本春秋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

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

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晉韶樂之盛美故志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

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

之時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

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者

孔安國曰言將言危也陳氏果滅

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將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晏嬰進曰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

崇喪遂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

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

五

周室微而始
缺有間也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

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曰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國曰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
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

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
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

夏季平子卒栢子嗣立季栢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白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栢
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

云得狗

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

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

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

謂之夔夔一足

謂之夔夔一足

水之怪龍罔象

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

獸狀如人也

水之怪龍罔象

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

人一名沫腫

土之怪墳羊

唐固曰墳羊雌

吳伐越

墮會稽

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卻墮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

得骨節

專車

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輿也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禹殺之陳尸為戮

其節

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

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誦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

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

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

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晉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屬吳興郡

為鰲姓索隱曰鰲音侮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木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

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

何仲尼曰樵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樵僂西南蠻之列名也按括地志

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璧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鄆

氏云一作晉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因

相子與盟而醜之

正義曰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

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

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

陽虎爲亂欲廢二相之適

正義曰

更立其庶孽陽虎素

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

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父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

周文武起豐鎬而王

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无此言故相譚亦以爲誣也

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吾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然東方故曰東周也然

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

和好故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執危

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贇曰司馬冠也今在祝其縣也魯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

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王肅曰會遇之指禮札之簡略也

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

索隱曰家語作

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音非謂弄者所執故周禮諫有被弄被音伐被謂大楯也

孔子趨而進

屣階而登

索隱曰屣階謂屣階級也王肅云屣階登階不聚足

故不盡一等舉杖

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

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

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

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屣階而登不盡一等

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

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悔

請而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數景公懼而動知義不
盡此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
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
憚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
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魯丘縣東北五
十四里故謝城在魯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
陰之田以謝魯魯城於此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
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縣北有龜山
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
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
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无郕

曰括地志云卽其在郕卽郕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測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

水縣東四十五里廢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泗水縣本漢下縣地。正義曰括地志

乎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

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郕

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

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邑門
不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
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
殺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
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
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
甲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樂王肅
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往觀終日

索隱曰謂請魯君爲周道游終日

息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出樂三日不聽政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

變使人死敗故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

路妻兄顏濁鄒家

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淵由

云濁鄒是子路之

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索隱曰若六萬石以大多

俸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

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

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索隱曰謂以兵

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正義曰故

也。孔子

也。孔子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

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

匡孔子到匡鄭外顏淵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

匡孔子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乎後來乃率衆

孔子於是匡人乃知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

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孔子以甲士圍夫子

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

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

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

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孔子

何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

使從者為糞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

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竊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

以解圍或彈劾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

去即過蒲徐馬曰長

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

曰琴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

言我不為相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

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

蔡謨曰矢陳也夫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官者

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人

徐廣曰招搖

隱曰家語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昇曰疾

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

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

公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

桓魋其如予何

相魋其如予何

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

索隱曰家語姑布

東門有人其顛似堯

索隱曰家語云

子貢謂子貢曰

其顛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焉

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

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擗有節而祭頽望無人也

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

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

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

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罅

矢長尺有咫

韋昭曰隼鷲鳥今之鷲也楛木名祭鉞也

正義曰隼音笋毛詩義疏鷲齊人謂之鷲正或謂陳湣

之題眉或曰省馮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

公使使問仲尼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

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也

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

孔子世家

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去遼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

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矣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

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

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石氏之璜分異姓

以遠方職使無志服

王肅曰使無志服從於王也

故分陳以肅慎矢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韋昭曰故府旧府也

孔子居陳二歲會賈楚

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

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聞

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毋劍而合衆將焉之戰蒲人懼是也謂

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

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

衛西也梓鏡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殺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衆適他國者婦人者

保西河之志

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

靈公曰善然不伐

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

者甚且而已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甚且而已三年有成者甚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

年乃有成也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簡

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索隱曰此河北之漢陽西中牟蓋在

佛肸畔使人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

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

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若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

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

我豈瓠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

何晏曰言瓠瓜得擊

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蕢

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晏曰黃草器也磬石乎有心謂契也然也

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經經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孔子學鼓琴

師襄子

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琴若爲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琴若襄是也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爲人也者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

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云頤

而長兮○索隱曰幾與注
頎並音折家語照此四字
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
望羊觀也如王

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

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

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華又
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

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舜華國語云鳴犢
竇犢則竇犢字鳴犢舜華字異或作鳴犢舜華當作舜

華諸說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

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

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
蛟龍龍能與雲

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謹傷其類

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

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也

語云依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也曰靈公問兵陳

國曰軍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明日與孔子

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

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

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爲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

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

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

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釐也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

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

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

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

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

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

子在陳思歸欲去

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方

穿鑿以成章不知

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

系家再有歸與之

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

止是一稱歸與二

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

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

射殺昭公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

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安國曰葉公名諸

潛稱公不對未

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

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

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韜廣五寸二韜為耦津濟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

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家纂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起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然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晏曰士曰士

南辭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獲而

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不輟

鄭玄曰輟覆也輟止也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

然

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他

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器名

日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分

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以告孔

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遷于

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

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

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

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

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安國曰與起

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

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事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孔子曰非也

子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

齊以一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

知

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

信吾豈以未仁智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

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

伯夷叔齊

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

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之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

子路出子

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

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而不能斂穫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見，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

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服虔曰書

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

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

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此

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

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待聖君

孔子世家

已往所行不可復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出亂已

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

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

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緡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

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

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丞縣地地理志云緡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鮑氏曰

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

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

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野不遠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

二若不行則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

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遵行者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

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

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

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

孔子世家

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活地志云：即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

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贊諸鬼神而無憾

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

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

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

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馬能

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

去魯九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

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大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

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

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

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則枉者直康子與益

蓋太史撮略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與益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

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

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

之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杞宋二國夏殷之禮未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

孔子世家

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交有常故可預知者也

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言

周文章備於二代常從之周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

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

縱之純如

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

皦如

何晏曰言明繹如也以成

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

何晏曰言明繹如也以成

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

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序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正義曰去重者去其重複

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正義曰亂理也詩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正義曰亂理也詩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閑

閑和聲睢鳩王睢也鳥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別然後可

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

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

化成也按王睢金口鷓鴣也又賓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賓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賡得華嘒嘒而

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賓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

客嘗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

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

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

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三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

夫子作十翼繫上彖

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錄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象正義曰吐亂反上象卦下辭下經各序其相次之義象象又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象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網系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義也象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此卦之象也說卦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

文言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發明易道申說義理釋說卦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不出雜卦故附之

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衆顏濁鄒

非七十七

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晏曰四

若有人形質

絕四母意

何晏曰以道為

毋必則行舍之則

可奉以教

無母固

何晏曰無可無不

母我

何晏曰述古而不

自異唯道是從

所慎齋戰疾

何晏曰此

一者人所

與利與命與仁

何晏曰罕者希也利於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成也寡能及之故

希言

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鄭玄曰

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發為說之如此

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甘人不想其類則

索隱曰有本

不重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恂恂溫恭貌

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

鄭玄曰唯辯而

曰論語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

夫言僣僣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

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僕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色右命也魚饅肉敗

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敗曰餽也魚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賢者雖童子必變

包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必無

無常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

舟鳥獲舉千鈞之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
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
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
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子言天道與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又之所受以生也天

得而頽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

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

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

而巳一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曰聞

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

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

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

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獲麟唯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

四年經云西狩獲麟肉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

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唯去魯城可三百

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

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

主車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

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

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

矣夫

孔安國曰

聖人受命則何出圖今无此

顏淵死

孔子

曰天喪予

何休曰

夫子將死

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

狩見麟

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

夫子將死

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

夫子將死

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

夫子將死

之證故

喟然歎曰

莫知我夫子

貢曰

何為莫知子

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

孔子不

怨天不尤人

貢怪夫子

言何為

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

孔子不

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

孔子不

怨天不尤人

天不知已

故問之

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

孔子不

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

孔子不

怨天不尤人

亦不知已

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

下學

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

聖人與天地合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

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乎鄭玄曰

言其直己之

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

矣謂

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

不後言世務也

置行中

清廢中權

馬融曰

清純潔也

清世亂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

清純潔也

清世亂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自發棄以

魚患台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

清純潔也

清世亂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

自發棄以

魚患台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

清純潔也

清世亂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

字世孫

曰亦不必通也。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

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

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

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

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

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工之會。實召周天子而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

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

三十一

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歲子路死於衛孔

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逆於門曰賜汝來何其

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梁柱推乎

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丁真曰天下無道久矣

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

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般人也後七

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

帝封孔霸孫奔二千戶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

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

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
帝改爲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輪

爲褒聖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

疾也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
十三若襄二十二年注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

定使夫子哀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王肅曰
弔善也

壽數不明哀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王肅曰
疾病也

謂孔子也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

王肅曰
疚病也

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
律法也言母以自爲法也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矢志爲昏失所爲愆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

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
南北黃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

冢前以甃甃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出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多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維維女貞
五味寔檀之樹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
曰雜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黃杏名出西
域五味藥草名寔音譏寔寔檀檀樹之別種也 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

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冢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豈合廬於

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則之義九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

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

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

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

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相至常

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素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

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饋之鯉魚夫子祭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及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

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在求字子家

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

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

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

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
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

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雜駢云明五帝以折中

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邠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闈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